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5.6010

文学书写与生命流寓

——杜甫寓湘诗之水意象发微

高文, 罗洋

(湖南工业大学 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杜甫晚年流寓湖南, 主要走水路辗转于岳州、潭州及衡州三地, 他在这期间创作的100余首诗歌被称为“寓湘诗”, 杜甫在诗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书写了一个以洞庭湖、青草湖、湘江等为代表的水意象群。在这些诗歌中, 他既从流速、颜色、面积、温度等维度对水意象做了细致刻画, 又将水意象与星、月、风、云、花、雁等意象组合起来, 营造出自然灵动的诗歌意境, 丰富了古典诗歌中水意象的描写技法。杜甫寓湘诗不仅艺术再现了唐代洞庭湖、青草湖、湘江的自然风貌, 更借助水意象反映了他晚年寓湘时漂泊无依的生活处境、复杂多变而渐趋低沉的思想状态, 并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安史之乱后唐朝日渐衰败的时代趋势。

关键词: 杜甫; 寓湘诗; 水意象; 自然风貌; 生命状态; 时代趋势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5)06-0091-08

Literary Writing and a Life in Flux: Exploring the Water Imagery in Du Fu's Hunan Exile Poems

GAO Wen, LUO Yang

(College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During his later years, Du Fu drifted through the Hunan region, primarily traveling by water between Yuezhou(Yueyang), Tanzhou(Changsha), and Hengzhou(Hengyang). The more than 100 poems he composed during this period are collectively known as his “Hunan Exile Poems”. In these works, Du Fu, whether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depicted a rich tapestry of water imagery, represented by elements such as Dongting Lake, Qingcao Lake, and the Xiang River. In these poems, he meticulously portrayed water imagery through dimensions like flow velocity, color, surface area, and temperature, while also integrating it with other natural images such as stars, the moon, wind, clouds, flowers, and wild geese. This technique created a dynamic and evocative poetic atmosphere, enriching the descriptive methods of water imagery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Du Fu's Hunan Exile Poems not only artistically reconstruct the natural landscapes of Dongting Lake, Qingcao Lake, and the Xiang River as they existe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but also employ water imagery to reflect his rootless and precarious living conditions, his complex and increasingly somber state of

收稿日期: 2025-06-25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历代寓湘诗文整理与研究”(23ZDB026)

作者简介: 高文, 女, 江苏徐州人,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mind in his later years, and, to some extent, to the gradual decline of the Tang Empire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Keywords: Du Fu; Hunan Exile Poems; water imagery; natural features; state of life; trend of the times

唐大历三年(768)底至大历五年(770)秋冬之际,杜甫流寓湖湘地区,创作了100余首诗歌以记载所见所闻,并抒发复杂的思想感情,这些诗被称为“寓湘诗”“湖湘诗”“湘中诗”等。它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杜甫晚年行踪与内心状况,是杜诗学研究的重点。目前,学界对杜甫寓湘诗的研究多集中于诗歌具体篇目考证、杜甫行踪考察、杜诗艺术分析与价值挖掘等层面,鲜有研究者从意象尤其是从水意象角度来探究杜甫寓湘诗的创作。杜甫晚年在湖湘的流寓路线与洞庭湖、湘江、青草湖等息息相关,作为自然事物的“水”,进入杜甫创作视野后,经诗人艺术化书写,成为独具内蕴的水意象,进而在其作品中形成一个丰富的水意象群。通过探析杜甫寓湘诗中的水意象,可以清晰、直观、系统、集中地洞悉杜甫生命最后阶段的创作心境、写作习惯与思想状态,从而为古典诗歌水意象及杜甫其人其诗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杜甫寓湘诗水意象概述

自先秦以来,无数的文人墨客都歌咏过富有生命力的“水”,使其成为具有深刻内蕴的诗歌意象。杜甫自踏入湖湘大地起,便与“水”结下不解之缘。他先后过洞庭湖、宿青草湖、溯湘江南下、顺湘江北行、居湘江边,以独到细腻笔触展现了湖湘地域江流湖泊的无限风光。

(一) 中国古典诗词里的水意象

意象是古典诗学的核心。“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1]水意象是众多意象中的一类,若将意象分为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两类,则水意象属于自然意象范畴。从狭义看,水意象仅指江流湖泊等自然水意象;从广义看,则一切由水构成、带有水的某些属性的自然事物均可纳入水意象范畴内。水意象是古诗词中最早、最重要的书写对象之一。从先秦《诗经》的“所谓伊人,在水一

方”^{[2]217}、“淇水汤汤,渐车帷裳”^{[2]104}、《楚辞》的“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3]44}、“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3]48},到汉代的“山无陵,江水为竭”^{[4]333}、“水深激激,蒲苇冥冥”^{[4]329},再到第一首较完整的山水诗《步出夏门行·观沧海》的出现、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可以说,“水”是贯穿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基本文学元素。它自进入中国古典诗词领域成为重要创作对象后,便被诗人们赋予无限情思与内涵,并逐渐演变为贯通天地自然与人文社会的桥梁。一般说来,古典诗歌中的水意象“主要有两种暗示,一是暗示时间,二是暗示情绪愁思”^[5]。以流水喻时光当推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6]为典范,但这种哲理感叹并非古典诗句。较早在诗歌中以水象征时间的有屈原《离骚》里的“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3]5},而将抽象的无尽愁绪化为滚滚江水的最著名诗句当属李后主《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7]。总之,水意象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常见的意象之一,它被无数诗人词客书写,在诗词中不仅充当基本的景物描写元素,更发挥着寄情言志的抒情功能,成为极具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审美对象。

(二) 杜甫寓湘诗中水意象群的生成

“水”是杜诗的主要书写对象之一。杜甫在《登岳阳楼》《宿青草湖》《宿白沙驿》《过南岳入洞庭湖》《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过洞庭湖》《陪裴使君登岳阳楼》《上水遣怀》《回棹》等诗中集中描写了湖湘的江流湖泊,具体呈现了寒水、春水、碧水、黑水、桃花水、西江、荒江、素浪、洪涛、洞庭湖、湘江、潇水、青草湖、桂水等类型众多、形态各异的水意象,形成了一个丰富的水意象群。那么,杜甫寓湘诗中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水意象呢?

首先, 湖南多江流湖泊, 这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现实条件。湖南拥有“一江一湖四水”的地理格局, 湘、资、沅、澧四大水系最终汇入长江、洞庭湖。其中, 湘江自南而北贯穿湖湘地域, 它流经永州、衡阳、株洲、湘潭、长沙等地, 最终由岳阳湘阴而注入洞庭湖, 成为湖南鲜明的地理标志。八百里洞庭位于湖湘地区北面, 今日湖南之得名便是因其大部分区域位于洞庭湖之南。

其次, 由《旧唐书》可知: “甫以其家避乱荆、楚, 扁舟下峡, 未维舟而江陵乱, 乃溯沿湘流, 游衡山, 寓居耒阳。”^[8]杜甫出于避乱需要而南下, 他生命最后两年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岳州(今湖南岳阳)、潭州(今湖南长沙)、衡州(今湖南衡阳)之间。由于三地间水路畅通便捷, 故杜甫的主要活动场地集中于江上、船中和岸边。杜甫在湘的水路行程决定了他与湖南“水”密不可分。从萧涤非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可知, 杜甫在大历三年“冬末, 至岳州, 泊舟岳阳楼下”^[9]。此后, 他登岳阳楼、眺望洞庭湖, 写下《泊岳阳城下》《登岳阳楼》《陪裴使君登岳阳楼》等诗。其后, 杜甫由岳州前往潭州, 过洞庭湖, 写下《过南岳入洞庭》诗; 又经青草湖, 作《宿青草湖》诗, 出青草湖后进入湘江。杜甫抵达潭州以后并未久驻, 旋即南赴衡州投奔昔日好友韦之晋。在经过凿石浦、津口、空灵岸、花石戍、晚洲等地时, 先后创作了《宿凿石浦》《过津口》《次空灵岸》《宿花石戍》《次晚洲》等诗, 而且几乎每篇都有对水流、风速、船只的描写, 如“飘风过无时, 舟楫不敢系”^{[10]1616}、“湘流东逝深”^{[10]1618}、“幸有舟楫迟”^{[10]1619}。大历四年(769)春暮, 杜甫到达衡州, 但此时韦之晋已经转任潭州刺史, 且不久卒于潭州。杜甫听闻噩耗后作《哭韦大夫之晋》诗, 以“江湖眇霁天”^{[10]1641}写自己漂泊江流湖泊之困顿艰辛。南下行程结束后, 杜甫又走水路北上回到潭州, 在潭州期间创作的《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潭州送韦员外迢牧韶州》等诗或多或少写到水意象, 特别是《江阁卧病走笔寄呈崔卢两侍御》《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等诗更直接记录了他在潭州的住所“江阁”(湘江边的小屋)和苏涣到船上拜访他的情形。杜甫在潭州过了一段较安宁的生活, 直到大历五年(770)四月臧玠之乱爆发, 才不得已再次南逃; 逃至衡

州耒阳县时, 被洪水困住。此后, 杜甫回到潭州, 写有《江阁对雨有怀行营裴二端公》等诗。不幸的是, 杜甫从潭州赴岳州途中溘然长逝。之前, 他拖着老弱病痛的身躯在破船上留下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总之, 无论居住在潭州湘江边, 还是乘船辗转于岳州、潭州、衡州之间, 抑或停船登岸稍作休息, 杜甫在湖南的岁月都未曾离开过“水”。

最后, 如果仅因为行踪与水密不可分便能创作诗歌, 那么古往今来常走水路的普通行人都可以成为像杜子美般伟大的诗人, 但事实并非如此。虽说流寓湖湘的水路经历为杜甫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 并且湖湘独特的山水风光更能刺激晚年杜甫的创作激情与欲望, 但这些都只是诗人写作的必备条件之一。从根本上说, 寓湘诗的创作成功、水意象群的生成是因为杜甫不仅能以敏锐的心灵感受湖湘自然景色, 更能以出神入化、成熟老练的技法书写水意象, 将其毕生创作功力付诸最后两年的湖湘诗创作中。他受现实水路行程影响而对湖南之“水”情有独钟, 并倾注了不少心血对“水”之意象进行艺术描写及意蕴发掘。

二、杜甫寓湘诗水意象的文学书写

“水”具有随物赋形、灵动多变、纯洁质朴等多重特质, 其灵动的形态赋予其蓬勃的生命力, 却也令人难以找到合适的刻画角度与描写方法, 因此, 如何真切生动地书写“水”, 成了历代文人苦苦思索的文学命题。对此, 杜甫在寓湘诗中给出了他的答案。他既对水意象的流速、温度、颜色等做了细致刻画, 又将水意象与星、风、云、雁、花等意象进行组合, 营造出灵动自然的诗歌意境。

(一) 意象刻画: 多元细致的描写维度

杜甫从流速、颜色、面积、温度等角度对水意象做了细致刻画, 诗人并未全面描写每个水意象, 而是抓住相关水意象最突出的方面做特写, 让单个水意象以鲜明独特的形态呈现, 并由此构成了形态多样的水意象群。

杜甫有时直接刻画水速的快慢, 但更多的是通过风、雨、雷等其他自然意象来侧面表现水速。前者如《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中的“湖平早见参”^{[10]1722}, 以一“平”字揭示湖面平静、水流缓慢。又如《过南岳入洞庭湖》

中的“洪波忽争道,岸转异江湖”^{[10]1609},以拟人手法写洪波;洪波本就指水量大、流速快的水流,再加上“争”字,更突出当时水速之快,极具画面感。后者如《江阁对雨有怀行营裴二端公》中“南纪风涛壮,阴晴屡不分”^{[10]1710},以“壮”字写风浪之大、水流之急,且阴晴飘忽不定。又如《缆船苦风戏题四韵奉简郑十三判官》中“楚岸朔风疾”^{[10]1604},虽未直写水速,甚至未显一个“水”字,但从诗人岸边泊船、苦于风浪即可想见当时水面状况。与风大水快相对的还有风小水慢,如《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中“百灵未敢散,风破寒江迟”^{[10]1659},直接写出风破而水流缓慢的现象。

在水颜色的描写上,杜甫有两种书写方式:一是直接表现水的颜色,如碧绿、清澈、白净、暗黑;二是借助白雪、雾霭等外物来表现“水色”,其实这时诗中所展现出来的画面不过是周边或明或暗的事物与江流湖泊所共同营造出来的氛围,并非水之真实颜色。写水之碧绿的诗句有《湘夫人祠》中“空墙碧水春”^{[10]1612}和《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中的“影遭碧水潜勾引,风妒红花却倒吹”^{[10]1688}。后者赋予“碧水”人的情态动作,戏谑地称“碧水”在暗暗勾引桃花的情影。《上水遣怀》中“崿嶂清湘石”^{[11]31}表现水之清澈,《次空灵岸》中“沄沄逆素浪”^{[10]1619}写白浪之汹涌,《归梦》中“云深黑水遥”^{[10]1608}直接写水之暗黑。将白雪、雾霭等周边事物与水融为一体的诗句如《岁晏行》中“潇湘洞庭白雪中”^{[10]1602},写出了潇湘、洞庭湖在白雪笼罩下而以纯洁白色示人的情态。《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中“水乡霾白屋”^{[10]1722}写的是水乡被雾霭笼罩而呈现白茫茫一片的情形。

对于水域面积大小,杜甫除了直接描写水之宽阔外,亦通过写水的延展性来突出水面的宽阔,如《野望》中“野树侵江阔”^{[10]1626}和《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中“水阔苍梧野”^{[10]1719}。前者是倒装句,正常语序为“江阔侵野树”,写江水宽阔强劲,直侵周边树木;后者通过写湘江水能连接到苍梧,来突出其阔大。

杜甫寓湘诗中关于水温高低之描写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中的“蛟龙欲蛰寒沙水”^{[10]1662}、《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中“江上人家桃树枝,春寒细雨出疏篱”^{[10]1688}等,

它们大多直接写水之寒,且部分诗歌还在诗题中用“深冬”“暮秋”等季节性词语来提示水寒的具体时间。

(二) 意象组合:自然灵动的诗歌意境

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诗人常用心编排组合诗歌意象,以锻造出浑然统一的诗歌意境。其实,“意象是组合成诗的基本单位,任何一个意象,也只有组合中才能获得艺术价值”^[12]。杜甫在诗中常将水与星、月、风、云、雁、花、树等意象组合使用,使自然风光得到更活泼灵动的诗意再现,让自我思想情感得以真切流畅地表达。

水意象与星意象的组合使用,如《奉赠卢五丈参谋珪》中“客星空伴使,寒水不成潮”^{[10]1649}。寒水与客星对仗,诗句揭示着两者的共性,即客星只能空陪伴着人们而无他用、寒水亦因水浅而不能涨潮,二者都被写出了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一为水面,一为星空,二者组合在一起,可涵盖整个天地,由此足见老杜笔力之雄健。水意象与月意象之组合如《宿白沙驿》中“随波无限月,的的近南溟”^{[10]1611}。月光随着流动的水波而将其光亮照耀无限宽广的天地,月和水成为永恒的存在,诗人也从此真正进入湖南的自然世界中。水与风意象的组合如《舟中夜雪有怀卢十四侍御弟》中“朔风吹桂水”^{[10]1673}、《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中“风破寒江迟”^{[10]1659}。这些诗句或写风大水快,或写风小水慢,此在前文中已有论述。《遣遇》诗云:“春水满南国,朱崖云日高。”^{[10]1615}春水和云日的组合产生强大的艺术张力,将天地事物尽收其间。春水涨满南国,云日高悬天空,诗歌画面给人一种充实感。

水意象与花意象的组合亦是常见,如《燕子来舟中作》中“穿花贴水益沾巾”^{[10]1699},用动词“穿”“贴”把花和水组合起来,两个连续性的动作更能表现燕子的活泼。又如《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中“影遭碧水潜勾引,风妒红花却倒吹”^{[10]1688},写“碧水”和“红花”,红绿两种颜色鲜明对比,画面感强烈。再如《南征》中“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10]1607},桃花与水的结合十分巧妙,看不出半分组合的痕迹,浑似有一种水叫“桃花水”,但此处“桃花水”是指“桃花盛开时节江河涨水,又名‘桃花汛’”^{[11]16}。水意象与树意象的组合如《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

韵奉呈湖南亲友》中“水乡霾白屋, 枫岸叠青岑”^{[10]1722}。水乡和枫岸分别是两处地点, 却又紧密相连。两者组合展现了水边岸上的自然风景, 其间还点缀着青枫、白屋, 使得色彩感更浓。

在水与动物意象的组合中, 大雁与水意象的组合最为突出, 尤以《北风》中“洞庭秋欲雪, 鸿雁将安归”^{[10]1668}独具韵味。洞庭湖将要落雪时, 鸿雁何去何从呢? 这不仅是杜甫对鸿雁的关心, 更是他对自我去处的询问。写群雁在洞庭湖上高高飞起, 实则蕴藉着杜甫深沉的思乡之情。

三、杜甫寓湘诗水意象的三重作用

杜甫在寓湘诗中书写“水”时, 不仅从意象形态刻画、意象组合等诗歌技法层面为古典诗歌中水意象描写提供了诗学典范, 更将“水”与诗人生命、时代环境融为一体, 赋予“水”独特的价值意蕴。杜甫寓湘诗在展示唐代湖湘自然风貌的基础上, 借助水意象反映了杜甫晚年寓湘期间飘零多病、孤独惆怅的生命状态, 并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衰败走向。

(一) 再现唐代湖湘地域的自然风貌

杜甫寓湘诗对洞庭湖、湘江和青草湖都有传神描写, 艺术地再现了唐代湖湘地域的自然风光。洞庭湖主要位于湖南之北, 素有“洞庭天下水”的盛誉, 是杜甫入湘的必经之地。大历三年底, 杜甫抵达岳州, 登上岳阳楼, 纵目远眺, 将洞庭湖之风光水色尽收眼底, 创作了千古名篇《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 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 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 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 凭轩涕泗流^{[10]1605}。

在这首诗歌中, 杜甫首先在今昔对比中引入对洞庭湖的描写。“昔闻”二字表明洞庭湖声名在外, 诗人早已耳闻, 希望今日一睹真容。颌联为描写洞庭湖的神来之笔, 全以自然之姿写出洞庭湖之开阔无垠、水光接天, 竟无半点人工点缀痕迹。此时, 杜甫孤独多病, 但他不仅关注自身处境, 还忧心着远方的君主与百姓, 由此可见, “杜诗成为诗史, 杜甫成为诗圣的根本原因就在其以人为本精神”^[13]。

杜甫还在《岁晏行》《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长沙送李十一衔》《北风》《宿青草湖》

《归雁二首·其二》《赠韦七赞善》《奉酬寇十侍御锡见寄四韵复寄寇》等诗中写到了洞庭湖, 如《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中“我行洞庭野, 欻得文翁肆”^{[10]1711}、《赠韦七赞善》中“洞庭春色悲公子”^{[10]1700}等。这些诗句没有对洞庭湖进行直接描写, 而是将洞庭湖作为诗歌背景, 展现了洞庭湖春秋两季的自然面貌——天空既有飞雁, 湖面亦甚清澈。

关于青草湖的记载, 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引《名胜志》曰: “湖, 北连洞庭, 南接潇湘, 东纳汨罗之水。每夏秋水泛, 与洞庭为一。水涸, 此湖先干, 青草生焉, 故名。”^{[10]1610} 它虽不如洞庭湖、湘江有名, 但经杜甫《宿青草湖》诗的推广, 也令世人再次瞩目其独特的景色。诗曰:

洞庭犹在目, 青草续为名。宿桨依农事, 邮签报水程。寒冰争倚薄, 云月递微明。湖雁双双起, 人来故北征^{[10]1610}。

《宿青草湖》是一首五言律诗, 由首联可知, 青草湖与洞庭湖相连。杜甫到达青草湖时天气逐渐变暖, 湖面的冰块正在相互碰撞, 天空中的明月在云中渐次露出微微的月光, 还有大雁双双飞起。虽说尾联略显诗人北归相思之情, 但诗歌整体意境还是比较柔和, 并没有因此而破坏诗歌中青草湖的宁静、和谐与独特。

湘江对于湖南的重要性自不必说, 同样, 它对晚年流寓湖湘的杜甫也十分重要。当杜甫刚进入湖南时, 他就创作了《岁晏行》诗, 其中有“岁云暮矣多北风, 潇湘洞庭白雪中”^{[10]1602}的句子。可见, 湘江给杜甫留下的第一印象是雪白一片。

虽然《上水遣怀》的题目及主旨是排遣自己在江上的感慨, 但亦对湘江的景色风光作了较为详细的描写:

崢嶸清湘石, 逆行杂林藪。篙工密逞巧, 气若酣杯酒。歌讴互激越, 回斡明受授。善知应触类, 各藉颖脱手。古来经济才, 何事独罕有。苍苍众色晚, 熊挂玄蛇吼。黄罍在树颠, 正为群虎守^{[11]31}。

湘江走向为由南至北注入洞庭湖、长江, 故而杜甫南行是逆流而上。清仇兆鳌《杜诗详注》曰: “水中石露, 则舟经险。岸多林藪, 则路易迷。”^{[10]1614} 湘江水质清澈, 水旁有险峻的岩石; 夜晚来临, 岸边还有黑熊、黄罍、群虎等动物。杜甫以寥寥几笔, 写出了当时湘江四周的险要环境, 令人感

到新奇又害怕。

(二) 反映杜甫晚年寓湘的生命状态

杜甫流寓湖南的绝大部分时光都在江上船中度过的。他晚年多病, 常靠药物维持生命, 甚至因此而荒废了不少诗歌写作的时间, 但幸好湖南山水风光能给诗人带来一些慰藉, 让他勉强达到“花枝照眼句还成”^{[10]1633}的创作状态。杜甫一百多首寓湘诗“堪称诗人毕生政治理想和善良人性的总结”^[14], 杜甫寓湘诗中的水意象常作为诗歌背景从侧面展现杜甫晚年的生活处境。在他的寓湘诗中, 以水意象为主体的景物描写与诗人思想情感之间形成了紧密联系。总的来说, 流寓湖湘期间, 杜甫的思想感情颇为复杂, 其中既有重新出发的积极想法, 亦有悲伤低落的消极念头。

杜甫通过对水意象的描写, 反映了自己飘零无依的生活处境。这些诗歌或是正面烘托, 或是反衬对比。杜甫以景物描写来正面烘托其漂泊处境的诗句不少, 如他在《舟中》就以“风餐江柳下, 雨卧驿楼边”^{[10]1566}来概括自己风餐露宿的漂泊生活。江柳本是佳景, 但在诗人笔下却有无尽的凄凉感。其后, 他更是直言“漂泊南庭老”^{[10]1566}, 一位体弱力衰、漂泊无助的老者形象浮现眼前。再如《归梦》中“雨急青枫暮, 云深黑水遥”^{[10]1608}。雨急云深已能显示环境之恶劣, 又言水之黑, 加一“遥”字, 更表现当时诗人前途之渺茫无望。当风浪来临时, 还在船上的杜甫十分焦灼, 不知何处是他乡。再如《冬深》中“风涛暮不稳, 舍棹宿谁门”^{[10]1596}。当放下船桨以后, 天地虽大, 但杜甫却不知道哪里可以让他借宿, 至于他想要单独的住所更是无从谈起。

杜甫在书写“水”时, 常常倾吐他浓郁的思乡北归愁绪。杜甫《千秋节有感二首·其一》云: “湘川新涕泪, 秦树远楼台。”^{[10]1646}泪水与湘江水融为一片, 但长安树木楼台却再难见到。实际上, 杜甫对长安的怀念包含着他对故乡亲人朋友乃至君主国家、人民百姓的深深思虑, 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乡之情。长安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首都, 更是杜甫心目中的故乡, 被他亲切地称为“旧京”。其《入乔口》诗开篇, 即以“漠漠旧京远, 迟迟归路赊”^{[10]1626}点明诗人思乡深切、归途漫漫, “赊”字更体现了他身南心北的矛盾处境以及被迫南行只为北归的真实想法。紧接着的“残年傍

水国, 落日对春华”^{[10]1626}一句, “残年”“落日”虽实写, 但这两个词语承载着太多的落寞与低沉, 使人感受到他面对春日水国时的忧伤心情。

大历五年春, 面对洞庭春日风光, 杜甫在《赠韦七赞善》中发出“洞庭春色悲公子, 虾菜忘归范蠡船”^{[10]1700}的感叹, 一悲伤, 一悠闲, 给人完全相反的感觉。清浦起龙《读杜心解》云: “结本欲言去者喜, 留者悲耳, 诗反以‘悲’字嵌在‘公子’边, 以‘忘归’贴在己‘船’边, 转饶别趣。”^[15]这是将“公子”具体理解为韦七。其实, 对于诗中“公子”究竟是指韦七, 还是杜甫, 学界尚有争议。笔者认为, 综合杜甫当时的处境和诗歌的语境来看, 也可以将其理解成杜甫与韦七俱怀悲怆之心。这样说来, 则杜甫既直言其悲, 亦借范蠡忘归之典故来反言自己因北归心切且受限于现实条件而难以归乡的心绪。

杜甫十分期盼得到知音的理解, 这在其寓湘诗中有明显体现。他在《南征》诗中开头云“春岸桃花水, 云帆枫树林”^{[10]1607}, 结尾却言“百年歌自苦, 未见有知音”^{[10]1607}。杜甫在诗中好几次提到知音。关于杜甫《南征》及其他写知音的诗, 刘开扬说: “这里的知音不同于前述《哭李常侍峰二首》的‘斯人不重见, 将老失知音’, 那里说良友, 这里更重在知遇, 与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蹉跎翻学步, 感激在知音’的知音指湖南亲友穷途相助稍近。”^{[16]193}杜甫一辈子都在寻觅知音, 尤其是晚年流寓湖湘期间, 他虽然接触了不少地方官吏, 但这些人都不过是歌筵酒席上的泛泛之交, 极少有人能真正体会杜甫心中的苦闷忧愁, 所以他寓湘期间因缺乏知音而产生的孤独感更为强烈。

杜甫亦借助水来抒发其理想抱负。杜甫在《泊岳阳城下》里先言“岸风翻夕浪, 舟雪洒寒灯”^{[10]1603}真乃“写泊舟之景如画”^{[16]192}; 其后, 杜甫表明自己在艰苦环境中会有更坚韧的志气, 南行之路一定会充满希望: “留滞才难尽, 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 变化有鸱鹏。”^{[10]1603}忠君爱国的思想贯穿杜甫一生, “他不但在早年身处长安时怀有儒家的政治理想, 而且在晚年贫病交加、漂泊西南时仍对之念念不忘”^[17]。甚至, 直到暮年流寓湖南, 杜甫都未曾转移其坚定志意。在《咏怀二首·其二》诗中, 杜甫先直接倾吐他对混乱时局

的悲叹、对圣贤君主的渴望, 后言“飘飘桂水游, 怅望苍梧暮”^{[10]1630}。据传, 苍梧是舜帝的葬身地, 杜甫对苍梧的仰望代表了他对舜帝般贤明君主的渴望, 他毕生的理想也是“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10]165}。那么, 桂水此时成了杜甫接近苍梧的阻力, 也就成了他实现理想的阻隔。

总之, 杜甫晚年寓湘时期, 生活主要处于多病、孤寂、四处漂泊的穷困状态中, 而基于这种落寞生活状况而形成的思想情感, 则是复杂多变且渐趋消沉的。可以说, 对自我生命衰老的悲叹、对外界事物的无可奈何、对长安旧居亲友的怀念、对国家人民的忧思、对知音的企盼等复杂情愫一直萦绕杜甫生命暮年。

(三) 暗示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衰败走向

唐朝大历年间时局颇为混乱, 内则各地割据势力庞大、谋叛不断, 外则有吐蕃等接连骚扰。杜甫寓湘诗中的水意象或寄寓诗人对国家前途命运之忧虑, 或浸染战火气息而丧失本有的清澈生机, 或作为景物描写主体来突出百姓的困苦处境, 其无不暗示着安史之乱后唐朝回天乏术、终将走向衰败的结局。

杜甫以生命写诗, 直面现实生活, “他不避丑陋, 从不刻意修饰, 从不超然世外。其所写即所见, 丑恶的现实即配丑恶的字眼, 绝无包藏与躲避”^[18]。杜甫在《归梦》中写道: “雨急青枫暮, 云深黑水遥。”^{[10]1608}云深水黑本给人带来恐怖感, 再加一“遥”字, 更令人感到前途未卜。这不仅是诗人对个人南行北归之旅的担忧, 更体现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牵挂。该诗开篇便有“道路时通塞, 江山日寂寥”^{[10]1608}的句子, 紧接着又说“偷生唯一老, 伐叛已三朝”^{[10]1608}。安史之乱后, 直到大历年间, 杜甫一共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 到代宗时, 虽安史之乱早已平息, 但各地军阀混战不绝。他在潭州时便亲身经历了“臧玠之乱”。虽然这只是一次小型的叛乱, 但给潭州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 也迫使杜甫再次离开潭州。对于“臧玠之乱”, 杜甫在《入衡州》诗中记述了其惨烈状况: “竟流帐下血, 大降湖南殃, 烈火发中夜, 高烟焦上苍。至今分粟帛, 杀气吹沅湘。”^{[10]1702}其间, 杀气充斥于沅水、湘江上, 可见当时死伤惨重、怨气冲天。面对混乱, 杜甫渴望和平安宁, 并由此寄希望于有才干的将领, 如《舟中苦热遣

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中“南图卷云水, 北拱戴霄汉”^{[10]1708}, 既有保卫长安之意, 又“卷云水, 席卷云水, 喻平定湖南的局势。这句诗是向裴虬提出的希望”^[19]。

大历三年年底, 杜甫抵达岳州附近, 不久写下《岁晏行》一诗记录当时所见所闻。诗之开篇对周遭自然环境有精练概括: “岁云暮矣多北风, 潇湘洞庭白雪中。”^{[10]1602}这皑皑白雪不只是对洞庭湖景色的描绘, 也映衬着当地人民年末艰辛困苦的生活。杜甫擅长揭示百姓困苦生活, “他的诗中所发出的悲吟, 是对诗学美学中的悲慨的最有力的注解。”^[20]《岁晏行》里面所写的“况闻处处鬻男女, 割慈忍爱还租庸”^{[10]1602}, 即百姓承受无尽赋税压力的真实写照。若非走投无路, 人们又怎会抛弃贩卖自己的儿女呢?

除《岁晏行》以冰雪寒景来正面烘托百姓悲苦处境外, 还有一类诗则以乐景写哀情, 在景色与情感的鲜明对比中进一步突出当时人民的赋税之重。杜甫写过《遣遇》一诗来排遣自己的遭遇:

磨折辞主人, 开帆驾洪涛。春水满南国, 朱崖云日高。舟子废寝食, 飘风争所操。我行匪利涉, 谢尔从者劳。石间采蕨女, 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 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 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 视汝如莠蒿。索钱多门户, 丧乱纷嗷嗷。奈何黠吏徒, 渔夺成逋逃。自喜遂生理, 花时甘缁袍。^{[10]1615}

该诗在前面写到春水涨满、云日高升, 看似美好天气, 但诗人却以自然乐景写人间哀情, 在巨大反差中给人以震撼。可以说, 全篇除前四句所写的场面较为光明外, 其他笔墨几乎全部用来记述、谴责官吏鱼肉百姓的恶劣行径。妇女攀登岩石冒着生命危险去采摘蕨菜, 原来并非自用, 而是卖钱送给官曹, 丈夫则在沉重的劳役中丧失了生命。“索钱多门户”一句直接点明当时官吏收税的混乱、随意, 他们把百姓当作莠蒿一样任意宰割。诗歌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杜甫对这些官吏的痛恨、对贫苦人民的同情, 尤其是“贵人岂不仁”一句, 更体现了他对这种黑暗现象的强烈讽刺。最后, 杜甫庆幸自己虽处在十分窘迫的境况中, 但仍能够勉强生活。

综上, 由于杜甫寓湘行程以水路为主, 其诗

中水意象之数量繁多,形成了一个以碧水、黑水、寒水、桃花水、洞庭湖、湘江、青草湖、潇水、桂水等为代表的水意象群。杜甫此一时期的创作浸染了湖湘山水气息,具有了不同于早中期作品的异质化艺术风貌,并诗意地揭示了他晚年的思想流变。杜甫从流速、温度、颜色、水域大小等维度对水意象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刻画,使水意象得到精细化呈现;同时,其笔下的水意象并非单独存在,而是经常与星、月、风、云、雁、花等意象组合使用,形成自然灵动的诗歌意境,使湖湘自然风貌之表现更为生动、诗人情感表达更为深切。可以说,杜甫寓湘诗丰富了诗歌水意象的写作技法,为中国古典诗歌中水意象的描写提供了诗学典范。经过艺术化处理后,杜甫寓湘诗中的“水”已然超越现实中的普通水,而成为含蕴丰富的诗歌意象。杜甫寓湘诗不仅对广阔无垠的洞庭湖、清澈险要的湘江、独具风情的青草湖有生动细致的描写,更借助水意象反映了其晚年寓湘时漂泊无依的生活处境、复杂多变而渐趋低沉的思想状态,并暗示了唐朝走向衰败的结局。要之,杜甫寓湘诗中的水意象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是杜甫、杜诗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值得对其进行更系统、深入、全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袁行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63.
- [2] 程俊英. 诗经译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 [3] 董楚平. 楚辞译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 [4] 郭茂倩. 乐府诗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5] 赵惠霞. 古典诗词中的“水”“花”意象探析 [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33(2): 60.
- [6]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105.
- [7] 王仲闻, 陈书良, 刘娟. 南唐二主词笺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25.
- [8] 刘煦. 旧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055.
- [9] 萧涤非. 杜甫全集校注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6570.
- [10] 仇兆鳌. 杜诗详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1] 袁慧光. 杜甫湘中诗集注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0.
- [12] 严云受. 诗词意象的魅力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232.
- [13] 祁和晖. 杜甫人本境界论(下): 杜甫圣于关怀人与生命 [J]. 杜甫研究学刊, 2002(3): 17.
- [14] 邓乐群. 杜甫暮年的湖湘之旅及其生命绝唱 [J].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2(5): 98.
- [15] 浦起龙. 读杜心解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679.
- [16] 刘开扬. 唐诗论文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17] 莫砺锋. 论杜甫的文化意义 [J]. 杜甫研究学刊, 2000(4): 13.
- [18] 沈文凡. 论杜甫诗歌的生命厚度 [J]. 杜甫研究学刊, 2016(4): 10.
- [19] 孙潜. 杜诗全译 [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 2021: 2150.
- [20] 殷满堂. 悲慨: 杜甫的生命感悟与杜诗诗美品格 [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36(10): 18.

责任编辑: 黄声波